



邹超颖《橘豆的茧》

# 主题创作要不脱“儿童的天真稚气”

□徐可

近年来，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主题出版空前繁荣，佳作迭出，但其中也不乏问题。有的作者把主题写作，狭隘地理解为只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实则不然。主题创作既要处理宏大主题，也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既要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也要敢于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导向正确的同时，也要讲求文学性、艺术性，用文学的语言、儿童的语言来表达。

出版家海飞在《让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更“文学”》一文中把当下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过于政治化；二是过于成人化；三是离当下的时代太远，离当下的儿童太远；四是把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五是跟风成风。我是非常赞同的。那么，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呢？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之路应该怎么走？最重要的是儿童文学需要姓“童”，要回到“儿童”本身。一部合格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有童心、童趣、童真。

《橘豆的茧》是近年来的主题出版佳作，也是邹超颖的转型之作。从《再见，蜻蜓镇》开始，作者便将更多焦点转向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橘豆的茧》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成长中的喜怒哀乐，更涉及到很多沉重的成人话题，譬如生死、失业、家庭矛盾等，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范畴，也为作者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非常难得的是，作者举重若轻，轻松地处理好了这些难题，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始终从儿童本身出发，围绕“童”字做文章。

## 呵护真诚的本心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必须牢记我们书写的对象是儿童、读者对象主要也是儿童，所以一定要有童心。童心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纯真，是人内心的一念之本，是那瞬间萌动的天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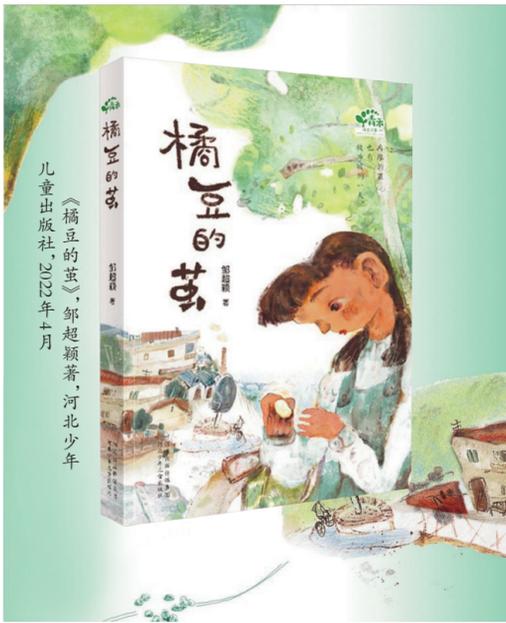
第一，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以儿童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儿童文学写儿童、儿童看，作家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特点，了解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故事，用儿童的口吻讲述故事，而不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口吻讲述故事。就像陈伯吹所说的，作家要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无论作品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都要放低身段，从孩子的眼中看世界。这样让小读者看起来会很亲切，没有距离感。

邹超颖《橘豆的茧》就是从9岁小女孩橘豆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无论是爸爸的下岗再就业，还是表哥石头面对家庭的破裂直到最终阖家团圆，或者好友艾佳与组合家庭之间从隔阂到和解，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问题，都是通过小女孩橘豆的眼睛呈现出来的。以一个9岁小女孩的认知水平，她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正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如果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书写这一切，超越了儿童的认知水平，那就显得失真，也离小读者更远。

第二，要考虑儿童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以童言童语或儿童能够接受的语言书写故事。有的作家不会说孩子话，也不会说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话，他们笔下的孩子就像一个一个小大人。我读《橘豆的茧》，有时感觉语言不是那么完美娴熟，但是转念一想，这正是孩子的语言，就是周作人所说的“说着孩子气的话。”什么叫“孩子气的话？”孩子的心智还不成熟，他们的话往往是不准确的、不周全的，常常能引得人哭笑不得，这就是孩子气。儿童文学作家在语言上除了追求优美凝练之外，还要注意保留孩子的语言特点，要有孩子气。

## 寓教于乐，尊重儿童的情趣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趣，就是“儿童的情趣”。有人认为，评判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有趣与否。儿童的特点之一是喜欢玩，喜欢有趣的东西。加拿大作家佩里·诺德曼的《儿童文学的乐趣》是当代西方儿



童文学领域有影响力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致力于论证的一项主要内容，即发现、思考儿童文学作品如何以独特的艺术方式传递丰富、复杂的文化内容，以及如何从这样的发现和思考中获得儿童文学阅读的独特趣味。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需要尊重儿童的趣味，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注重趣味，是为了使作品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以便寓教于乐，从而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

那么，怎么让作品变得更有意思呢？邹超颖在《橘豆的茧》中，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营造了一种有趣的氛围。

一是通过描写场景、气味营造趣味。作品开篇，就通过城市早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清晨，太阳刚刚升起，露珠还在草芽上滚动，空气中散发着江水沉淀了一夜的味道。橘豆蹦蹦跳跳出了门，上了街。路边摆满了早点摊子，芝麻酱香、炸油饼香、糊汤粉香……这些气味唤醒了这座城。”这些气味不仅唤醒了这座城，也唤醒了读者的味蕾，让人感受到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就在眼前，吸引我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后面紧接着描写了一位叔叔大口吃着热干面的情景，和另一位大叔炸面窝、炸麻团、炸油条的情景，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二是通过人物语言营造趣味。人物语言要鲜活生动有

趣，通过语言来营造喜剧的效果，是文学作品的常用手法之一。比如“李橘豆的脑袋被门夹了”，原意是骂人笨、不聪明，但是如果平铺直叙，就没有喜剧的效果，也失去了童言童语的趣味。作家要特别重视语言的训练，考虑到儿童文学作品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对作家的语言功夫要求更高。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是准确、合适，恰如其分；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是要生动、活泼，兼有趣味；第三个层次的要求是要优美、典雅，引人深思。对照这三个要求来看，《橘豆的茧》的语言比较讲究，也是比较干净的。

三是通过讲述故事来营造趣味。利用故事的巧合、人物的误会来达到喜剧的效果，这也是作家常用的手法之一。像《毒蘑菇》那一节，大舅和大舅妈刚刚和好，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可大舅妈吃了橘豆采的蘑菇煮的面条后，肚子剧痛，口吐白沫，被送进医院。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虚惊一场。这个桥段的设置为故事情节的推进制造了波折，让故事更加丰富、更加耐读。儿童文学故事切忌写得过于严肃、过于死板，板着脸孔，令人生畏。虽然，《橘豆的茧》涉及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沉重的，但是读起来并不沉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者较好地拿捏和把握了作品有趣的尺度。

## 让孩子们在童真中成长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真，不脱“儿童的天真稚气”。孩子的心灵是最纯洁的、最真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要抱着同样真诚的态度来为孩子们写作，要展示世界的真善美，更要敢于向孩子们展示社会的复杂、矛盾甚至是阴暗面。我们经常说童年是最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这话并不完全对。孩子们也是有忧无虑的，他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着各自的烦恼，也要面对很多复杂的社会家庭问题。只不过，相对成年以后经历的事件来说，童年时代的烦恼、忧虑要少一些。写作时不能把孩子们的生活写得跟世外桃源一样，要敢于揭开社会真实的一面，这才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当然，在揭示这些社会家庭问题的时候，不能超越儿童的认知程度，而是要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它们。通过作品，让孩子们加深对社会的自我认知，向他们展示更加多元化的世界，助力他们的精神与审美成长。《橘豆的茧》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揭示、直面社会的复杂多元，不回避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体现了作家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揭示问题和矛盾并不是要让孩子们绝望，而是要让孩子们看到新的希望。作家用橘豆养的蚕成长、蜕变、破茧这一积极向上的过程作隐喻，一一化解了三个家庭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从身边出发，以儿童视角，透过现实，深度挖掘文本背后的有生命力的、永恒的东西，走向更辽阔、更深邃的土壤，创作出更多像《橘豆的茧》一样的好作品。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 插图欣赏



《妈妈是个海仙子》插图，李星明绘，接力出版社，2024年8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七六期

# “《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动

(上接第1版)

王进展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建设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中国科协、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文艺工作和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持、携手共进，锚定共同目标，聚焦“国之大者”，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推进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繁荣科幻科普创作、拓展国际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共同为科技工作者、文学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搭建广阔舞台，激励大家勇攀科学高峰和文艺高峰，推进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建设科技强国、文化强国。

王进展谈到，开展此次作家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探索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团结引领科幻科普作家，让科学与文学相互点亮、相互滋养，用科幻科普启迪智慧，用文学魅力激发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科协将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多科技资源和灵感启发，助力大家创作出更多时代精品，讲好新时代中国科技故事、创新故事、未来故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将务实合作，建设名副其实的科幻科普作家之家，织密文化与科技融合之网，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科技界、文艺界的智慧力量。

作家代表宝树在发言中说，中国作协对科幻科普创作的关注度源远流长，并在近年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谈到，在今天，新发明、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从高铁到无人机，从元宇宙到人工智能写作，从数字支付到无人驾驶，昨天还是幻想，今天已成为现实。科幻变成了生活，生活越来越科幻化，现实生活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随时间变幻的曲线。越来越多有志于把握生活与时代内涵的青年作家认识到，科幻不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想象，更是理解生活本身的重要维度，也将成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面对科幻文学蓬勃发展的现状，科幻作家需要有更多创作上的自省，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和其他文学领域加强交流互动，追踪前

沿科技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从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展中获得灵感，寻回科幻原发的探索精神；进一步关注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返本以维新，去开启观照现实与未来的新视角。

开幕式上，受邀参加作家活动周的作家们获赠中国作协纪念牌及此次活动的参会纪念牌。杨利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自传《天地九重》，王蒙向杨利伟颁发“作家之友”纪念牌，李敬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向杨利伟颁发入藏证书。作家代表刘慈欣向杨利伟赠送《三体》。

据介绍，此次作家活动周为期3天，其间将举办“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座谈会、科学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AI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与接受”座谈会、“文学科学双螺旋：作家、科学家汇客厅”对话、“瞭望科技前沿”科学家分享及交流等文学活动。作家们还将参观走访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大运河博物馆等地。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 赋予科学求真以向善向美的心灵血肉

(上接第2版)

施战军在总结时表示，科学题材创作是富有生机的创作蓝海。当前，科幻、科普与科技题材创作力量的配置还不够均衡。“科幻文学已经兴盛起来，科普方面也有不少佳作，科技题材纪实文学也蔚成壮观，但是现实主义科学题材的小说还是太少了。希望大家能突破这个具有双重认知门槛的写作领域，科幻、科普、科技题材三种创作力量齐头并进、人才辈出，才是真正美好的局面。”他还谈到，从《山海经》《搜神记》到《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从儒勒·凡尔纳、童恩正到王晋康、刘慈欣、韩松、麦克尤恩、刘宇昆，科技题材创作始终是古典与现代、科学观与人文观、想象力与责任心的交汇之地。中国的幻想文学传统具备伦理批判和价值规约功能，比如文学对人类生命体的责任意识、对科技伦理的提示和警示等，这为现代性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和责任所在。希望未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科幻科普创作者能够从更高指向、更全方位的视角书写人类发展故事，将专业的科学视野与整体的价值尺度结合，赋予科学求真以向善向美的心灵血肉，抵达科学与文学交融的理想境界。

成人文学作家谈起儿童文学往往会集中探讨以下两点：一是市场好，卖得好；二是门槛低，文学性差。这其中既有“轻视”也有“重视”，既觉得“轻浅”又不免“艳羡”。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听到这些言论，最开始当然有点耿耿于怀，但静心反思，儿童文学有时被看重，也是“求仁得仁”。最近几年，很多非常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我真的倍感欢欣鼓舞。希望他们来了解儿童文学，亲身体验儿童文学的“难”，同时也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来丰富儿童文学，甚至改变儿童文学的生态。好作家也有责任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如托尔斯泰、黑塞、奥兹、麦克尤恩、托卡尔丘克等，都创作过非常优秀的儿童小说和童话。

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有点像纺锤，中间肥大，两头尖细，即低幼文学和青少年文学偏弱——最近这些年因为图画书的突飞猛进，低幼文学（婴儿文学与幼儿文学）在体量上增长迅速，但质量仍良莠不齐。青少年文学则显得停滞不前，适合中学生的儿童文学又少。即便是数量庞大的童年文学的写作，也更多是在主题选择上动心思，而在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和童年精神上，要获得尊重，不能居于舒适区和安全地带，有时也需要立于悬崖之畔，处于危险之地，争得立足之本。

## 关注

出于对儿童文学的赤子热爱，我经常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阅读经验出发，进行自我批评。于我来说，每次写作，都是一场冒险，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我是通过写作成长，也是通过写作感受文学的魅力与恩赐。常常自找苦吃，背靠悬崖，谋得寸土，或者搬山填海，再造大陆。因为文学在我心中，伟大而迷人，仿佛唯有通过苦修，经历辗转难眠和魂牵梦绕，心灰意冷之心，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投进去，死去活来，才能窥见文学如佛陀拈花微笑，而我的文字也才能分得一份光彩和照拂，才有了生命与头脑，有了灵活与精神。

我尽量放弃人所熟知的路，尽管安稳且妥当，哪怕那是一条自己摸索出来的路。每次写作，都愿有一点点新的开掘，所以，我不愿意被定义，甚至也不愿意我所深爱和我书写的儿童文学被简单定义。中国儿童文学最早被周作人提出，虽至今也不过百年，但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儿童文学概念能完全概括的了。我希望儿童文学仍然在不断形成和成长之中，犹如巴赫金在《史诗与小说》中对长篇小说的表述：“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而尚未定型的一种体裁。”他还说“长篇小说的体裁稳定于至今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尚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潜力。”还未定型，意味着它还年轻，正在发育，仍然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我乐于看到这种发展的可能。

每次写作其实都有所惧怕，怕有人说这不是儿童文学。比如，我在写《听见光》——一个盲人小提琴家的人物传记非虚构的时候，就很犹豫。要不要一直写到主人公的大学毕业？如果写，那书写对对象岂不是“儿童”了？还有与主人公息息相关的古典音乐，孩子们会不会不懂？我不想写成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而是想写一个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平凡生命在他人、世界、时代和自我命运的相处中，所展现的人性光辉——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开阔，而这些，孩子们能懂吗？

儿童文学有时是一分为二的，即作者在文学上的探索有时会影响到作为儿童读者的接受，这会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英美国家，有“YA文学”（即Young Adult Literature，是专为12至18岁青少年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概念，即为青少年而作的儿童文学，而这也恰好是在中国始终未能完全发展起来的儿童文学。正因如此，我不知道这类的创作将如何面对市场、批评家和读者。

在儿童和文学这一对犹如跷跷板一样的矛盾关系之间，作家需要使用他的阅读和写作经验，但有时也需要放弃这样的经验，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样仅凭热爱与好奇去寻找和探索。我以为，儿童与文学的矛盾统一，也正是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希望儿童文学能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鼓励更多主题故事和表现形式的广义的儿童文学书写。在我看来，钱伯斯的《在我坟上起舞》、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优秀的儿童文学，黑塞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和尼尔·盖曼的《坟场之书》也是；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是优秀的儿童文学，迪莉娅·欧文斯《谢塔吟唱的地方》和艾玛·雷耶斯的《我在秘密生长》也是。甚至歌德、罗曼·罗兰、狄更斯、乔治·艾略特那些经典作品中主人公童年及青少年的成长书写也可以是货真价实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成为一种文学门类学科，自有其独特性以及独立自主的“人格”，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也希望儿童文学能够跟随时代和作家的探索，自身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事实上，这一百年来，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变化与丰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是有目共睹的。理论和创作逐渐成熟之后，不免会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范式有了，模仿就多了，探索就少了，这些年尤其明显。聪明的作者知道市场需要什么，评论家需要什么，在功利的引导下，就像有了高速公路，再鲜有人走荒山野岭。然而，写作毕竟不单是行路，路本身、如何走路以及路上的风景，才是文学独特性的根本。

成人文学作家谈起儿童文学往往会集中探讨以下两点：一是市场好，卖得好；二是门槛低，文学性差。这其中既有“轻视”也有“重视”，既觉得“轻浅”又不免“艳羡”。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听到这些言论，最开始当然有点耿耿于怀，但静心反思，儿童文学有时被看重，也是“求仁得仁”。最近几年，很多非常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我真的倍感欢欣鼓舞。希望他们来了解儿童文学，亲身体验儿童文学的“难”，同时也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来丰富儿童文学，甚至改变儿童文学的生态。好作家也有责任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如托尔斯泰、黑塞、奥兹、麦克尤恩、托卡尔丘克等，都创作过非常优秀的儿童小说和童话。

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有点像纺锤，中间肥大，两头尖细，即低幼文学和青少年文学偏弱——最近这些年因为图画书的突飞猛进，低幼文学（婴儿文学与幼儿文学）在体量上增长迅速，但质量仍良莠不齐。青少年文学则显得停滞不前，适合中学生的儿童文学又少。即便是数量庞大的童年文学的写作，也更多是在主题选择上动心思，而在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和童年精神上，要获得尊重，不能居于舒适区和安全地带，有时也需要立于悬崖之畔，处于危险之地，争得立足之本。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 儿童文学的复杂和难度

□舒辉波

